

电视剧《大江大河》下周开播,为闯出来拼出来的弄潮儿写传,为共同走过的40年留影

回望改革开放的原点,“那股劲儿最珍贵”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绿皮火车行驶在山野间,峰回路转,眼前一片开阔。宋运辉不自觉地用鼻子拱了拱眼镜,趴在窗口,他贪婪地把外面的景物装进眼底。那一刻,音乐渐强,节奏渐强——于故事里的主角们,一个新世界就要到来;于故事外的主创、观众,一部不一样的新剧即将上线。

电视剧《大江大河》定于12月10日开播。该剧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重大办重新整合后的启航之作,由金牌制作团队正午阳光承制。它改编自阿耐的小说,“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大江东去》,由袁克平、唐尧编剧,孔笙、黄伟执导,侯鸿亮任制片人,王凯、杨烁、董子健、童瑶等主演。

接连两天,剧集看片会、主创访谈会在上海举行。剧里剧外,“时代”是众人言必及的关键词。剧中人宋运辉无不振奋地对姐姐宋运萍说:“时代真的不同了,你好好准备,争取来年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相会。”这是电视剧为闯出来、拼出来的弄潮儿写传。



巨变中,三名年轻人从农村出发,经由不同路径,从各自命运中突围。图为《大江大河》剧照。

“尊重观众的智商”,以细节潜入从未淡去的记忆

此次与观众见面的是《大江大河》第一部,时间跨度1978年到1988年。那是改革开放的初年,也是中国风雷激荡的十年。巨变的河流中,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名年轻人从农村出发,经由大学、工厂、乡镇等不同路径,从各自命运中突围。

虽说只是40年中截取四分之一,但《大江大河》的孕育期对于一部电视剧而言却很长,从拿到剧本改编版权到立项,前期筹备四年。今年2月20日,剧组在安徽泾县开机,此后辗转马鞍山、南京、北京、上海、盱眙、芜湖等地,历127天完成拍摄。而直到先导片正式发布前,导演孔笙还在琢磨更好的剪辑节奏。对他及团队来说,怎样打磨这部戏都不为过,“因为它不一样”。

“不一样”,在于40年其实并不遥远,尤其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这40年,其实深深镌刻在许多人心头,“只消一

两个细节、很小的点戳到,观众就会跟随细节潜入我们从未远去的记忆”。孔笙跟剧中人年龄相仿,1978年考大学,落榜,后来上夜大,琢磨过做生意,最后在电视一方天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历历在目,感触很深”,所以,作为拍摄的掌舵人,他和新搭档黄伟导演,对细节有着极度的苛刻。前两集有场宋家午餐的戏,台词里提到“丰盛”,但见到鸭子、红烧肉纷纷上了桌,孔笙发了脾气,“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宋运辉家不可能吃得这么好!”一盘油豆腐,是他作为过来人给的判断。并且他相信,所有亲历者,都会轻易被细节带进时间长河,也会轻易被穿帮镜头带出戏。

“不一样”,还在于今天的观众早就阅历丰富,侯鸿亮说:“我们面对的是改革开放国门敞开后、是互联网时代里被美剧、美剧等世界各国优秀作品‘养高端’的观众。他们懂优劣,所以必须尊重观众的智商。不能让1978年的人穿着1998年的西装,也不能让1980年代的人用2018年的方式谈恋爱。”

所以,以“细节控”出名的团队,又一次把对道具场景的严苛标杆提升一格。宋运辉身上的红背心,因为穿太久,领口已松弛耷拉了下来;一边插队一边学习的他,无论是在左边的土墙还是猪圈边的石头上,都写满了化学公式。而

雷东宝带领的小雷家戏份,剧组是“顺拍”的,即完全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来拍摄。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小雷家的房子从茅草房、毛坯房、砖瓦房直到大院,都顺着剧情一点点从无到有。很难想象,拍摄周期等于金钱的电视剧组里,还有人愿意“奢侈”地顺拍,更难得的是,某场戏的场景按一位群众演员的意思重新更改,仅仅因为那老者是当年的村支书,“他亲历过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尊重原著的气质”,与其“演”不如“实在地活”

建组、开机、杀青、定档、开播,很少有一部正剧范儿的作品,它的每一步动态都能牵引年轻观众的目光。但《大江大河》做到了。能让年轻观众心心念念,何以依凭?

王凯进组第一天,孔笙给他打了预防针“小心掉粉”。因为小说里的宋运辉,耿直又憨气,甚至还有点“轴”。外形上,瘦骨伶仃“锅盖头”,更是与潇洒不沾边。导演善意提醒,倒是王凯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不仅抛开偶像包袱,还主动设计了用鼻子拱眼镜的“书呆子”形象。他很笃定:“这部剧播出后,我会涨粉。”

这份笃定气其实弥漫在整个剧组,因为他们信奉,“尊重了原著的气质”,

自然会浸染原著里的精气神。

宋运辉初入大学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化学系的新生四人一间宿舍,三名室友都比19岁的小辉年长许多,成了他的“叔叔”。但这并不妨碍,不同年纪的人聚在一张高低床前纵论天下,俯身同一间阳光明媚的教室追逐知识。某一天,“大叔”兴奋地在宿舍里宣告他的新知,那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一桩即将扭转所有人命运的大事。跟随“大叔”的台词重返改革开放的原点时刻,荧屏外的人会不由自主被画面里那些年轻的兴奋的脸庞感染。孔笙说,如果这样,电视剧便成了,“改革开放初年,突然打开国门了,人有一种特别的状态,一种让人兴奋,让人提着一股劲儿的状态。那劲儿,最是珍贵”。

许是刻意为之,导演对三位主演提了雷同的要求——不要去演年轻,而是从人物的性格、心理去实实在在地活。只要抛弃私心杂念,将内心放干净,清澈感、少年感会跟随那个年轻的新时代油然而生。开播在即,孔笙很满意三人的表演,“他们在荧屏上予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王凯、董子健,也不再被叫‘小包总’,而是宋运辉、杨巡、雷东宝”。立于改革开放的原点,在一切改天换地的源头,他们从大山中走来,带着那股珍贵的劲儿,向大江大河奔腾,不舍昼夜。

今天,美术教育的原点还是手艺

正在沪上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品邀请展引发思考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正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师坛锦瑟——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品邀请展”,集结全国近50所美术院校的逾500件作品,蔚为壮观。细心的观众发现,这些展品之中,很大一部分并非美院教师们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作品,而是带有教学示范意义的作品,规矩、严谨,甚至各个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不少写生习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开幕当天“中国美术教育大家谈”演讲上,多位美术教育大家给予美院莘莘学子的金玉良言。87岁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詹建俊直言:“从事当代艺术不能丢掉传统!”“专业美术教育里,手艺是最重要的。”84岁的美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这样说。

如是情形,不约而同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了一个重要的醒:专业美术的进阶之路,基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用写生训练学生,抽象画大师赵无极也这么做

近年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可谓蓬勃——今天,这里拥有着全世界最多数量的美术院校,最多数量的美术专业毕业生,尤为亮眼的现象是,受到社会发展需求的驱使,设计类专业的比例在逐年提升。然而,专家学者却在这一点上给出高度一致的看法:尽管美院的教学相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美术教育的原点还是手艺。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当下的不少文艺创作者热衷于捣腾观念,频频将手艺忽视。

“只有在手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便想成为抽象派画家,也要从实践开始,从技艺开始。”邵大箴提起这样一桩往事,上



孙与平油画作品《鄂伦春童话》。(主办方供图)

世纪80年代初,他去巴黎访学时参观赵无极工作室,工作室里的一幕让他吃了一惊:十几个学生支起画架,正围坐在一起画一位模特。当时邵大箴问起赵无极,您是国际上有名的抽象派,为什么让自己的学生画人体呢?赵无极说,抽象画和写实的具像画要求不一样,但它们的基础是一样的。“赵无极眼中的基础,指的是一位艺术家对客观物象,包括对人体、自然的观察思路、方法。他

认为只有通过具像的手艺训练,才能发现不同的学生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观察事物的,由此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艺术个性、特点与不足,老师也才能进行引导、补充、教育,使学生有所提高。”邵大箴解释道。他认为美院最重要的便是培养学生的这种手艺,在手艺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认识能力,提高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由此提高他们成才的可能性。

技艺到了一个高度,自能恰如其分表达所感所思

对于什么是手艺,很多人存在误解。死抠绘画的细节,尽可能精细细致地表现一个个毛孔、一根根发丝,就是锤炼手艺?其实不然。

有专家指出,高超的技艺,与观念浑然结合,能够通过创作者观察力、表现力、技术手段恰如其分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发挥这门艺术的感染力。

这份笃定气其实弥漫在整个剧组,因为他们信奉,“尊重了原著的气质”,

技艺到了一个高度,自能恰如其分表达所感所思

对于什么是手艺,很多人存在误解。死抠绘画的细节,尽可能精细细致地表现一个个毛孔、一根根发丝,就是锤炼手艺?其实不然。

有专家指出,高超的技艺,与观念浑然结合,能够通过创作者观察力、表现力、技术手段恰如其分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发挥这门艺术的感染力。

这份笃定气其实弥漫在整个剧组,因为他们信奉,“尊重了原著的气质”,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原创话剧《追梦云天》亮相 生动展现三代人的大飞机梦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以中国商用飞机研发之路为背景的原创话剧《追梦云天》昨晚在上海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亮相。这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王俭编剧、胡宗琪执导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作品,带领观众走入中国民航制造业,体验中国民航人在圆梦途上的苦与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王一楠、韩秀一、贾景晖、余晨光等参与演出。

努力实现大飞机国产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正如编剧王俭所说:“国产大飞机的诞生为强国梦添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透过话剧这个载体,展现中国民航人十年磨一剑的意志和精神,这也是我们舞台艺术工作者的愿望。”

大飞机产业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大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段漫长的追梦之旅,它汇聚了三代人的智慧和心力。《追梦云天》主要就是透过飞机设计工程师唐瑛的视角,展现了老、中、青三代设计师、工程师、产业工人、试飞员、试飞工程师等不同岗位上的中国民航人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兴衰变迁和中国民航制造业的巨大变革。

话剧《追梦云天》均以真实民航人的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在舞台上塑造了飞机设计研究院副总设计师唐瑛、民航局适航审定小组组长许新华、试飞中心首席试飞员高子健等一群“特殊的普通人”的形象。在他们身上,观众能看到生活的激情与事业的严谨的碰撞、

感性与人性的交融。编剧王俭深入走进中国民航人的生活,展现了这群值得国人骄傲的中国大飞机制造领域从业者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反映了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超越自我的阵痛。在《追梦云天》的戏尾,这群中国民航人面对观众吐露心声:“我们追求的这项事业是美好的。”

由于民航制造业的专业性,如何让普通观众在舞台剧演出时能了解、看懂大飞机的制造,从而把握剧中人物的情感,理解大飞机制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对该剧的创作者提出了相当的挑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艺术的呈现上做了不少尝试。如该剧的舞美设计及多媒体设计黄楷夫、宋润洁,特别在舞台上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多面巨幅冰屏并半悬于空中,以与舞台平面呈斜面倾角,可以向观众实时展现主人公在大飞机研制试验过程中的技术探讨和争论。尽管如此设计为舞美呈现增加了技术难度,却能迅速引导观众进入舞台剧的情节之中,完美地将舞台叙事展现在观众面前。

导演胡宗琪在艺术处理时不仅仅只采用写实主义的描摹与复制,而是在全剧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上,注入现实主义的手段,努力使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剧作更加具有现代感、时尚性。

《追梦云天》的音乐构想融合了具有科技感的电子音乐元素与丰富情感的交响元素。作曲石一岑一方面运用现代的音乐语汇表达剧中自主研发民用飞机时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又以交响化、复调化的音乐呈现,表达人物的情感关系与内心的交织。



话剧《追梦云天》以独特的舞台语言展现民航人的苦与乐。(上话艺术中心供图)

《贴身保镖》创BBC近十年剧集最高收视率 悬疑和反转造就一部好剧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我在拍摄前,只有前三集的剧本。但是拍着拍着就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我也不想按照知晓了结局后的方式来演这个角色。”日前,大英剧《贴身保镖》男主角理查德·麦登这样谈到他在《贴身保镖》的创作体会。

说《贴身保镖》是今年最火的英剧并不为过,电视剧虽只有短短六集,但平均收视观众数就达到1040万,第六集大结局的收视观众数也一度突破1100万,不仅打破了2011年《唐顿庄园》第二季大结局的收视成绩,也创造了BBC近十年来的剧集最高收视率。此外,该剧也刷新了BBC流媒体平台上的点播纪录。

由约翰·史翠兰执导,理查德·麦登和凯莉·霍威主演的《贴身保镖》,讲述隶属于警局、负责保护外国政要的大卫·巴德因成功阻止一场火车爆炸案被提拔为内政大臣茱莉亚·蒙塔古的贴身保镖。茱莉亚是政坛的风云人物,一方面她因推行某部法律而备受争议,另一方面她也是首相继任者的最有力人选。

第一集开头近20分钟的火车场面的镜头,第二集面对茱莉亚的枪击事件的情节丝毫未有留给观众喘息的时间,短短两集就已经将政坛剑拔弩张的气氛和社会人心惶惶的局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随着贴身保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解

救茱莉亚,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愫也渐渐滋生。正当观众对两人的情感走势和茱莉亚的事业前景充满好奇时,一场蓄谋已久的爆炸案在茱莉亚作大学演讲时发生,夺去了她的性命。总共六集的剧集,女主人公却在剧情刚过半就“下线”,如此反套路的情节不仅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也更加调起了观众的胃口。

编剧杰德·默丘里奥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观众一般认为电视剧都会遵循某个固定模式,比如主角总会化险为夷。但我希望打破这个定式,将大事件安排在剧集中间,这也将完全改变故事走向。”

如果说惊险反转的剧情保证了该剧的收视率,那么层层递进,最后一刻才水落石出的悬念则让电视剧多了些回味。在茱莉亚死后的三集中,剧情的焦点便集中在她生前掌握的那份首相“污点文件”上,警方、国安局、各党派派出在不同目的都渴望得到这份文件。而此时,男主角令人存疑的行径、其旧时战友犯下的罪行、火车爆炸案人质的口供都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一次次翻转了对剧情的理解,重新审视故事的脉络。

该剧的成功与两位主角的精彩发挥密不可分,演员理查德·麦登和凯莉·霍威也再度进入了观众的视线。此前,就有消息称理查德·麦登有望接替丹尼尔·克雷格成为下一任007电影主角詹姆斯·邦德。

江南菖蒲展传播中国传统文人雅趣

本报讯(记者吴钰)江南菖蒲和书画艺术联展日前在上海松江金御渔村内的浦江之首艺术空间举行。万物萧瑟之际,菖蒲不改“忍寒苦,安淡泊”的特性,仍是一片苍绿。本次展览展出由苏浙沪逾20位菖蒲名家种植制作的500盆菖蒲艺术作品和由陈佩秋、林曦明、韩敏、唐逸览、程多多等50多位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艺术家创作的以菖蒲为题的百余件书画作品,并辅以讲座、雅集,传播以“蒲”为媒的中国传统文化。

小小菖蒲中,蕴含着中国人的日常雅趣与文化品格。它“不假日色,不资寸土”,是古代文房的雅物“文草”。《诗经》有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菖蒲在野外多生长在溪流旁的岩石缝中,生命力顽强,颇有质朴之美。

宋代文人对菖蒲多有推崇。苏东坡曾记录自己从野外采集菖蒲栽种的经验:“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又有诗文写在文房中种植菖蒲的意趣:“斓斑碎玉养菖蒲,一勺清泉满石盆。”陆游亦留下菖蒲诗:“雁山菖蒲昆山石,陈叟持来慰幽寂。寸根盘密九节瘦,一拳突兀千金直。清泉碧缶相发挥,高僧野人动颜色。清臈苍然日在眼,此物一来俱扫迹。根蟠叶茂看愈好,向来恨不相从早。所嗟我亦饱风霜,养气无功日衰稿。”诗中不仅有赏蒲的雅兴,也寄托了文人雅客高洁淡泊的风骨。上海近现代也有许多文化大家喜爱菖蒲,其中又以吴昌硕、朱启钤等最为有名。此次江南菖蒲和书画艺术联展旨在发掘中国独特的蒲草艺术底蕴,展览将延续至明年1月11日。